官報與龜報

(黃濟)

[illegible]報與時事新報，忽然又掀起筆戰來了，某小報無端爲時事新報爲「時事官報」，[illegible]時事新報的主筆係漱石先生，還敬了他一聲「[illegible]」「官報」與「龜報」，倒也相映成趣，據我看來，兩方面的話，都說得恰當之至，

某小報[illegible]時事新報[illegible]官報」，在他以爲是含着諷諷的意思，其實仔細想來，官者，私之對也，報紙秉公正的態度，爲民喉舌，當然是「官」的，不是私的，時事新報既不曾暗受了某國人的接濟，甘心賣國，又不曾在報紙上[illegible]爲他人[illegible]此大敲竹槓，那末就稱他一個「官」字，倒也可以[illegible]，可惜時事新報不是我辦的，否則我竟然老實不客氣，謹遵台命，改稱爲「時事官報」。某小報又[illegible]懸樣呢，

漱石先生[illegible]報界「[illegible]」報，」這句話眞確切極了，我以前見某雜誌上「好像是[illegible]世界」紀着某小報主筆的一段穢史，據說他曾經帶了老婆，到北京[illegible]的老婆，暗中與某官僚發生了關係，他卻坦然自若，恬不知恥，[illegible]的做了一名元緒公，[illegible]公辦的報，當然是龜報了，這[illegible]龜龜相護，」這倒也是[illegible]漱石先生何必去怪他們呢，

烏龜這樣[illegible]祇要在他的殼上敲了一下，他便把頭縮了進去，再也不[illegible]了，龜報的主筆，[illegible]不先生一[illegible]，定然[illegible]腳，不敢再出來[illegible]了，漱石先生呀，常言道得好，人不與獸鬥，官「不與」龜「門，我勸你還是高抬貴手，饒他們這一次，總算是實個烏龜放了生罷，

龜報攷證

(阿妙)

近日時事新報「上海」的主筆漱石先生，忽然指某報爲龜報，漱石先生的高論半宋，兼爲濕上人士所瞻仰，他說某報是龜報，一時讀過上海」的人。也就同聲說某報是龜報了，有人問我道，漱石先生所說的龜，有無證據，我說有，有，一、去年小某報無線電裏，分經有人報告龜報經理的行動，這種龜，就是普浩人家吃有碑的東西，潮然不是龜，卻是一個「華龜，」現在漱石先生所說的龜報，大概就是這個龜報罷，二、各報投稿人的署名，從來沒有叫龜的，獨有某小報上，常常發現署「龜」的大名，我想某小報上既有「龜」投稿來，又有「龜十年」，「自然就是，龜報」了，[illegible]、某小報「多行不義，」「惡貫滿盈，」被人家，喊作龜報，沒有什麼可惜，所可惜的，就是一班投稿家，「好端端的做了文章，什麼地方不好投稿，卻偏偏要投到龜報裏去，落得被人家說一聲「物以類聚」啊，

斥余叔雄

(松廬)

十四、我做了一篇「忠告新劇家」，卻引起了那位小編輯，編輯的老弟，所以只好叫他小編輯，」在婆娑燈下狂聲吠叫，像這種一味狂吠的稿子，原沒有答覆的必要，不過他口口聲聲要說「馬永貞」一齣勇武的歷史戲，那就不得不痛痛快快的駁斥他幾句，但只倒教訓了他了。「馬永貞」這部書，是不是正大的書？「馬永貞」這個人，是不是正史所載？「馬永貞」給流氓劈死，有沒有入史傳的價值？把這三句話去問人，恐怕[illegible]何人，都要回說三個「不」字吧，那麼、「忠勇的歷史戲」六字，簡直是不知說到那裏去了，如果「馬永貞」這齣戲，可以當得「忠勇歷史」四字，那麼，將來倘然把劫城搶劫的「孫美瑤，」排出戲來，可說是「義俠勇武」的社會戲了，把前年新世界搶風傷人那種事排出戲來，可說是「風流韻情」的戲了，哼！眞是豈有此理，你說燕子箋，小花箋這等事，歸楚喇謨智識的，那麼，在舞台上當乘裸體行欲，在舞台上常乘實行吸煙，你多可說他是能體貼戲情了，哼哼！眞正豈有此理，小報館計議，恃眾詩仇，不是誨盜嗎？[illegible]口「龍嬸頭」「睡一頭」這種口吻，不是誨淫嗎？你還說他是揭出黑幕，我想如果把某編輯的夫人，和某郵公上大東這檔事，在新劇中表演出來，倒眞可說是揭出黑幕呢，「馬素貞」戲內，你說沒有花鼓戲唱打牙牌，這倒也難怪你，因爲後幾天，的確是已經截去了，（並不是因爲知道誨淫截去的，是因爲全劇時間過長截去的，）你如在第一天開演去看，而說沒有，那麼，你就是個盲目者，你說我新劇沒經驗，我倒也不敢分辯，你說我看劇不清，我卻不能承認，如果要是我看劇不明，記憶不清，那麼，申報上五六千字的戲評，算什麼當作呢，只要把這層一想，你這種荒謬之處，不攻自破了，總之，笑舞臺的戲，我並不是絕對不贊成的，如「紅衣女郎」「活神仙」二劇，都很不差，只可惜都給像余叔雄這種毫無程度，不辨好惡的看客瞎捧，以致使新劇日漸趨入墮落之途了，唉！可嘆，

砍石燈词

(赤陶)

細鍼不惜刺工夫，紫川桃花薄紙糊。人在[illegible]層樓上望。萬燈紅出一鶻湖。

四面闌干夜不關，東山迎過復西山，近來光彩都生寵。火樹星橋尙等閒。

家家妝束半門頭，不管燈來總不休，新製春衫花樣好。無人愛著紫薇紬。（砍石山西山名紫薇畫紬見往）

花春隋宮剪綵成，蟲魚鳥獸宛如生，曼山紙牟光精絕，一有微風便不迎，

綠牡丹新排霍小玉

(一鳴)

綠牡丹自編之歌劇，計有十餘種，之多，其業已出演者，如「風塵三俠」，「龍女牧羊」等，咱做並市，各有精采，極爲觀者所稱賞，頃又新排「霍小玉」一劇，定於本星期六晚出演，此劇取材唐代說部，哀感頑艷，淒涼悱惻，誠空前絕後之一大悲劇也，劇中綠自飾霍小玉，以高百歲飾李十郎，劉奎官飾黃衫客，配搭極佳，登增精采，最後「夢覺」一場，綠有大段唱詞，即將王瑤卿所授「罵殿」之新腔，完全編入，（近世能歌罵殿者，除王瑤卿外，祇綠與程艷秋兩人，艷秋嘗[illegible]罵殿唱詞之一、收入百代話匣、聽者因腔調婉轉、靡不歎絕、綠所唱者、與程無殊、蓋同屬瑤卿所授者、」潛與內轉、曼妙異常、綠素以善演悲劇著稱、彈歌琵琶計杜十娘等曲、台下觀者、每爲揮涕、今演此劇、不知又將博得座客幾許眼淚也、

淫妓戕人

(三麻爾編)

隔了一會，又來一張請客條，底下署一個「知」字，那邀客的人，又再三陳說，定要請綠前往，綠覺得客有可疑，當時就含糊其辭，把邀請的人，打發走了，卸妝完畢，自己到大新街大新樓去吃消夜，他的父親和師叔，都跟着他一同前去，到了大新樓，大家再也想不出那姓王的是什麼人，一時好奇心勃發，便寫了一張請客條，反打發人到寶利四號去請那個姓王的，請客的去了還沒有回來，忽然從寶利打來一個電話，指明叫二號房間綠牡丹去聽，其時綠正在與他的師叔談笑，他的父親，就跑出去接電話，誰知不聽猶可，聽了不覺一楞，原來那邊說話的，卻是個年輕女人的口音，那女人操着蘇州京話問道，「你是那一個，」綠父答道，「我是綠牡丹，」那邊問道，「我請你到此地來吃大菜，你爲什麼不來，」綠父問道，「你是那一個，」我不知道呀，」那邊答道，「我是淸「花老六，」綠父至是恍然大悟，乃有意與之關頭笑道，「我不便到寶利尋你，還是你到大新樓來罷，」那邊道，「我這裏祇有一個老四，還有一個不相干的人，你儘管來尋我，不妨事的，」綠父道，「我還有兩個朋友在這裏，」不能來尋你，」還是你到此地來罷，」按綠父之意，欲俟其到來，即當面斥辱之也，」不料那時淸「花忽然覺得電話內說話的，不像綠牡丹，使又問道，「你到底是那一個，」綠父道，「我是綠牡丹，淸「花道，哂，你一定不是綠牡丹，不要騙我，我上了你的當了，」說到這裏，鈴聲一響，電話就掛斷了，綠父回到房裏，綠問他到底是那一個，他也不說，停了一會，淸「花與她的兩個同伴，果然追蹤也似的跑到大新樓來了，她們找到一號的門口，向內一張，見房內老老少少，坐着好幾個人，使嚇得不敢進來，只得另外去開了隔壁的二號房間，胡亂叫了些東西吃，一方板壁，好像隔的是蓬山萬里，再也沒有什麼法子可想，過了一會，綠吃好了宵夜，走下樓去，淸「花還趕到樓梯口，看了他幾眼，直等他跳上車子走了，方纔悵悵而去，從此第一台的官廳內，便再也不見淸「花的蹤跡了，

世界影戲院發達史

(一心譯)

現代影戲院中之音樂，較之戲院中所用，或且過之，蓋音樂一項而論，亦作以增興趣，近代影戲院與舊日舊式之影戲院，其不同之處，實有天壤之別，蓋其房屋建築有一種特異之格式，蓋亦經過若干次之研究，始克完美，其座位之舒適，他種戲院，莫能與敵，院中種種陳設及規模，令人見之自有一種高潔的觀念，至其戲片之情節趣味濃厚，寓意深遠，足以感動觀者，音樂尤新異常，院中侍者亦經訓練，故恭順而有禮，

△聲明 本期所登「世界影戲院發達史」應緊接五十一期之後因有誤簡特此聲明

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拋球場
專售 鏡箱 鏡頭 軟片 乾片 三腳架 皮套 沖晒用具 曬光紙 印光紙 各種藥品等類
定價低廉

特別啟事

本社自刊登尙有餘報廣告之後，承蒙愛讀諸君紛紛補購，日不暇給，日有補購全份者多起，本社爲酬答愛讀諸君起見，擬將所缺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各號每份補印一千張，自第一號至五十號配全三百份，裝訂成册，每册定價大洋一元，外埠另加寄費一角，月內預定者，本埠概收大洋六角，外埠另加寄費一角，過期概售實洋，恕不折扣，須知此係特別優待，尙祈弗失此機會也，北市經理處望平街時事新報館隔壁 南市王家碼頭本社 愛華製約社

義務郵筒

上海美術印務局轉小報社敬啟 定全年一份不料祇收到七至九兩星期 别種報觀亦無收到今望即將寄前此一期鄰還以符信譽爲盼 南洋少年書報社啓

鄙人現缺金鋼鑽報十一十二號各一份如有割愛者願以相當之物爲酬 請寄法租界南陽橋瑞齡里三百六號 張秋田啓

駁瓜子落花生軒漫錄

(楓隱)

（原文）梅蘭芳的頭髮是黑的，他也只有兩隻眼睛，沒有三隻。

駁曰，梅蘭芳到了七八十歲時，頭髮也會變白，他的確有三隻眼睛，二隻就叫肚臍眼，

（原文）太陽是從東邊出，西邊落，因此可以知道東西的方向，

駁曰，倘然逢了陰雨的天氣，將怎麼樣，

（原文）紅頭自來火是有毒的，決不可吃，吃了便要死，

駁曰，倘然在造紅頭自來火的時候，把毒質去掉了，吃了也不會死，

（原文）吃中國菜須用筷子，吃外國菜須用刀叉，

駁曰，吃中國菜的湯，就用不着筷子，倘然第一次吃大菜，不會用刀叉，就用手撕了吃，也可以，

（原文）孔子先生就是孔夫子，關公就是關老爺，

駁曰，倘然學校中請了兩個姓孔的教習，一個排行第一，一個排行第二，學生子稱他一個叫孔大先生，一個叫孔二先生，這個孔二先生，就不是孔夫子，上海有個關烱之，人家或者尊稱他一聲關公，這個關公，就不是關老爺，

泰山遊記

(之奇)

泰山爲五嶽之首，聖蹟星羅，岡巒棋布，遊五嶽者，應自此始，余去歲赴魯，既得遊曲阜矣，然以時間局促，未能再詣泰安，遍遊泰山諸勝，每一念及，輒爲悵悵，今歲因事重赴濟垣，事畢南歸，遂得順道一遊，夙願竟償，誠生平一大快事也，

余於月之八日晚十時半抵泰安，友人張君滿石，已早候於站，蓋余在濟時，先已函致張君，通知於是晚抵泰也，張君家住車站附近，屋宇潔淨，余即借宿於客廳炕上，窗戶洞開，花木明媚，無臭蟲之侵擾，誠旅行中不可多得之美睡也，

九日晨六時早餐後由張君前導，進西門，先謁岱廟，廟在城之西北隅，四周牆圍，高大如城，形甚雄壯，大門並列有三，祇開其一，上築紅色之門樓，不知者幾疑爲城門也，

潄紅軒談屑

(醉香)

流芳軒集有句云，筆在囊中我有權，此文人自負語也，然正士用之，則可以繪諸異百怪，魑魅魍魎之形，誅蠹史邪民，大奸巨惡之心，可以創救國救時之策，立訓世論後之語，可以橫行全球，貫徹古今，權我自有，誰可奪操，而邪士用之，則反是，除評謗君子，攻訐正士，害世殺人而外，無他權矣，然其用權之初心，未嘗不正也，特受外來之被動，而易其操耳，被動維何，厥惟金錢，余嘗爲易一字曰，錢在囊中我有權，

唐人詩云，斜拔玉釵燈影畔，剔開紅焰救飛蛾，疑雨集句云，愛將蓮子鵓頭實，換得兒童蝨放生，均仁人語也，然一則用仁也溥，一則用仁也狹，世之有心人，日擊時艱，偏地瘡痍，當剔焰救蛾乎，抑換蝨放生乎，

香烟的利用

(無聊)

閒話不說，言歸正傳，卻說這天南京路一家烟店裏，來了父女二人，選購許多香烟，這位老父，鬢髮皤然，人家倒並不經意，最可注目的，就是這位女郎，他不但穿得漂亮，而且在情報兒上，似笑非笑，似露非露，流露出一種搔爬不着的騷勁兒，這一副神情，卻驚動了一位少年，他呆看了一回，惹得肚子裏一團熱氣，無處發洩，搔了搔頭，計上心來，走進店去，也選購了許多香烟，那女郎何等伶俐，知道他的用意，當時不以爲然，拿了香烟，同老父走出，並不理會，因爲時候還早，就到新世界去游玩，可笑那少年好似無形中四面裏縛了了情不自禁的時候，憑是你板板六十四，一副不正經的面孔，也只好暴露出來了，所以那女郎經了他的撩撥，也有些不痛不癢起來了，可是老父在伴，兩下都沒有接近的機會，哈哈，機會到了，後來父女們在沿窗那裏吃茶，老父立起身來，走到洋台上去看風景，少年老實不客氣，同女郎對面坐下，不過同他老父的立處，近在咫尺，不敢說話，想了一想，居然想起了一個妙計來，把一支「仙女」牌香烟，笑嘻嘻送給女郎，女郎明白他的用意，是說自己美如仙女的意思，也拿了一支「大英」牌香烟，送給少年，少年一想，這明明讚自己的面龐，是大英照會，知道她也有情意，不妨更進一層，便把「愛字」牌香烟送去，（未完）

游戲場中之一瞥

(孫樹源)

閒暇無事，偕友涉足於某游戲場，我向來愛看電影，所以一直進電影場內，該場男女是不分座的，所以座客格外的擁擠，當時有一位年逾五十的婦人，帶同兩個二十來歲的少婦，一個穿紅，一個着淡藍衣的，坐在那裏，那穿綠衣的貌尙媚好，打扮得也俏麗，所以前後左右幾個少年，目光灼灼，視線都聚集在她的身上，她倒坦然自若，十分大方，並不覺得羞澀，我看她不時的回頭盼望，故作笑容，好像很注意衆少年中的一個，停了一會，那婦人與那個穿紅嘅的，都出外去了，她卻極鎮靜的整理好自己的衣襟，坐着不動，一霎時她所很注意那個少年，坐到她很接近的那個座位去了，別人都在那裏看電影，他們倆卻相視而笑，竟開談話了，交頭接耳，聲音很低，也聽不出他們談些什麼，後來電影完了，電燈也亮了，他們倆就站起身來，相偕而去，這個穿級的婦人，你道是誰，原來就是[illegible]三律師的鹹肉夫人，哈哈，恭喜[illegible]三律師，那一晚又有五塊錢可以收入了，

不忘滿經齋詩話

(楓隱)

松岑集中又有入天泉洞，遂尋游仙石五古一首，頗極絕幽驚險之致，詩云，高高佛手巖，下有大泉洞，雨過天泉發，滲入石屋縫，屋口大箔張，勢若側破甕，苔花滑兩展，五月猶凝凍，老佛疲津梁，仰屋苦石重，終古雲霧山，放眼四無窒，偶然聞吹來，乾坤醒大夢，北訪游仙石，削壁步難縱，其上青冥冥，靡崖字蹇鳳，其下森戈甲，武庫念逸庵，對面亦絕險，恨無仙人空，雲來裹我身，耳目陡怦驚，腳底石搖搖，寸地數子共，轉身墮坑谷，遊魂向天訟，苟無山賊膽，當作老韓慟，天步亦艱難，厭險吾何恐，

松岑詩有逸氣者，有衡山城外投山家宿一首詩云，衡山負郭風景稀，桑柘夕陰人叩扉，水鬨瀟湘背嶽平，東竿釣得鯉魚肥，番茄釀鼓作脫粟，貰酒爲典風塵衣，酒酣缺月上東嶺，娛眼臨江看萃微，衡陽蛇子放江溜，夜深掠過門前磯，跳笛氣起殘奴夢，紅燈掉頭去若飛，亂爹沈沈壓江重，衡山負郭風景稀，

人情鬼蜮

(豫勛餘)

吳下某老，鉅紳也，有至戚某，賦閒已久，亟欲得一差事，屢求某紳爲當道說項，某輒謂已竭力設法，勉一時難得適當，請安心俟之可也，久久無好音，某不能耐，求給一爲函，直接往投，某紳沈吟片時，欣然提筆，辭句異常懇切，某捧讀之下，如獲至寶，亟趨詣轅，果有效力，立時延見，毀毀畢，向未幾，有材官捧巨牘入，當道略一披閱，即端茶送客，某以爲不久必可得差事，一謂閱夾，願久久仍無佳音，奇而探之，方悉某紳隨後更一秘函，略謂頃有某某，屢來煩瀆，深爲厭苦，弟爲敷衍計，給一函牘，可不成問題云云，某至此始恍然大悟，現已棄官業商，不復與某紳通慶弔矣，

求鹿

(林蠍仙)

某大印書館出版的英文世界地理"The Geography of The World"在一百五十四頁中，有一句道，……陝西之富夏，……Ningsia in Sh[illegible]我看了莫名其妙，難道寧夏是在陝西的嗎，鄙人智識淺薄，實在不懂，倒要請教請教那位編輯地理的先生哩，

社會小說 奈何天

(吳門程瞻廬著)

（四十五）

第六回 繫礙足學究斟情書 擦虎鬚軍人動慕怒

開明女學校，本是一所私立的學校，校長陶仙之女士，竭力維持，又無學校的基本金，全仗着廣收生徒，不論身家如何，程度如何，只要學費收入可以敷衍開支便了，他雖是個西洋畢業生，科學智識，很是豐富，然而除他一人以外，其他的教員，大半都不甚高明，這也是限於經費不能不降格以求，節省支出的緣故，否則這位冬烘頭腦的魏儒齋，怎能夠濫竽講席呢，范敦甫和陶校長本有世誼，素知陶校長學問很好，因此令女兒寶英，入校肄業，寶英的國文程度，經敦甫平日栽培，已很有些根柢，入校的宗旨專爲研究科學而來，國文一課，寶英視爲無足重輕，上國文的時間，不過借此休息罷了，儒齋雙手捧着一册教科書，打起讀八股文章的聲調，讀得肩背高低，口角噓唏，生徒們聽了，東也格格，西也格格，格格忍不住的好笑，使是不笑的，也都預備自己的算學習題，英文問答，由着儒齋在講台上亂嘈，只算是黃牛歎氣，誰也不去注意，儒齋肚裏也最好他們不注意，免得向自己問難，反而難於對付，（未完）